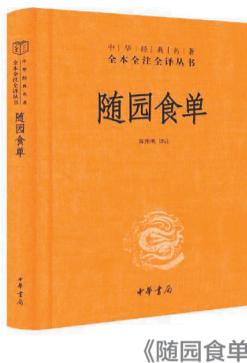


聊书

## 饮食里的清欢

永刚

袁枚是文坛上的“美食博主”。一个《随园食单》里面从烹饪原则,到飞禽走兽,海鲜河鲜,茶点酒水,各种食材的烹饪整治要领心得,都有详细描述。“随园食单”里既有名贵燕窝也有普通的米饭,而且引经据典,做菜的规矩常与处世道理、审美原则呼应,作者的文学修养、见闻、阅历提携了一本“烹饪百科”的品位。比如提到不同肉类不能一锅煮,强调“一物各献一性,一碗各成一味”来类比,文学家真是异类,连简单吃个饭,也不忘记教化,用现在的讲述以小见大,平凡中有大道理,而且这样机智隽永的笔法书中处处皆是。时下那些谈饮食时勾兑人生感悟的美食作家,不过是袁枚的现代徒子徒孙。小视频和社交媒体上,做菜的视频铺天盖地,烹饪书也以图片为主,做法简便,视觉



《随园食单》

《随园食单》是民间的智慧和文人的风雅结合,所以大多数人看完会觉得可操作,能复刻。《天子的食单》大多数人都只能好奇,想学可是望尘莫及。故宫出版社推出了紫禁城悦读系列的第一辑包括《天子的家具》《天子的书房》《天子的游戏》等“天子日常”,当然也少不了《天子的食单》。

从这本书里,我们可以看到,皇帝的御膳并没有餐餐龙肝凤胆,只是寻常食材也要精益求精,宫廷御膳所呈现的不仅是皇帝一人味觉追求,其背后则涉及政治集权、朝贡体系、经济活动、社会风尚等诸多

多层面的问题。这本小册子里图文并茂,宫廷宴饮的画作、器皿都能让人一饱眼福。而且其中记录不少皇帝饮食偏好的小故事,庙堂之上,餐桌之前都有生动的个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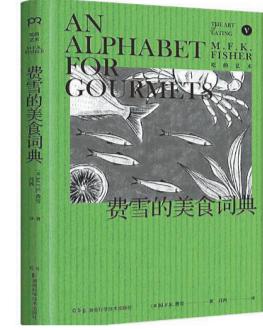


《天子的食单》

《随园食单》《天子的食单》一个采集于民间,一个积淀于宫廷,粗茶淡饭和锦衣玉食,古今中外都是人间头等大事。欧美饮食文学作家费雪干脆编撰了《费雪的美食词典》,来阐述吃的艺术、人生的感悟。26个字母后索引的是食物也是时代的缩影。书里面有许多烹饪方法与口味,在今天的快节奏生活中,外卖半成品食物占据半壁江山的现实面前,很难坚持,有的技艺传统几乎是屠龙术一般早已失传。但这背后的情味,却让人怀念和着迷。心无旁骛地制作饮食美酒,苦心孤诣地博取芳心,一丝不苟地制定原则,还有毫不妥协地执行标准,这一切就是《费雪的美食词典》每一个词条里讲述的故事,描述的方法背后的理念。

如果你好奇想尝试里面的食谱,

你会发现最难的不是凑齐名目繁多的食材与调料,而是保证每样东西都是老派的“货真价实”。她还用幽默的语言告诉你,吃对于人类的意义,除了果脯,还有温暖、安全与爱。



《费雪的美食词典》

## 关于节庆的40种记忆

王臻青

文如其名,《节庆里的故乡》梳理的是传统节庆风俗。作者黄孝纪来自湘南山区八公分村,他考索八公分村的风物人情,以四季起承转合,尽写40种节庆习俗,从大年初一的拜年、兜盘子、舞龙灯,到祈雷、祈鸟、进火、挂红传杯,一个浸润在传统文化中的故乡在他的描述中渐渐成型。就像黄孝纪所说,无论走到哪儿,只要记起那些年节习俗,故乡就在他身旁,不曾远离。



《节庆里的故乡》插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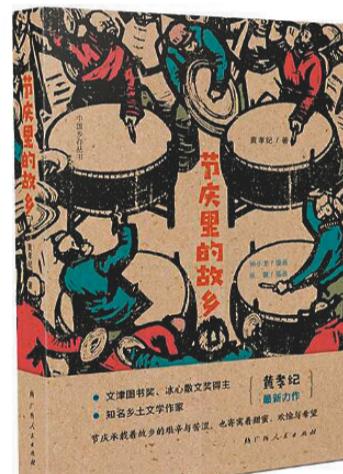
块鲜艳的红布。不过在开餐之前,还要举行一次传杯仪式。这是湘南一项重要的年俗,尽管正月初一已经在自己家里举行过传杯的仪式,但是正月初二去亲戚家拜年时还要再次传杯送祝福。

在作者的湘南故乡,有一种礼俗叫兜盘子——给遭受委屈的孩子兜盘子,作为赔礼,予以安抚。作者小时候在村里与小伙伴们玩着玩着打起架来。打输的孩子哭哭啼啼找上门来,被讨上门,母亲就会好言劝慰,“来来来,我给你兜个盘子”。盘子里的糖、饼、花生、瓜子以及兰花根、油糍粑统统被塞进孩子的衣兜、裤兜,此时,满载而归的孩子收住声儿,欢喜地回家去了。兜盘子体现的是乡邻之间的友善情谊,以及长辈对晚辈的疼爱。

端午节,吃粽子,约定俗成。但在作者黄孝纪的童年和少年时期,除了遍插艾蒿,身上地上涂洒雄黄酒之外,端午节最重要的节俗是吃馒头,而不是吃粽子。在物资匮乏的年代,馒头也算奢侈品。端午节大清早,人们争先恐后去村口江边采摘肥大的梧桐树叶。将新鲜梧桐叶垫在高粱秆子做成的圆篾子上,当地人用自家收割的新麦子磨成粉,蒸出蓬松松的馒头。不过,由于叶子渗出的汁液,出锅的不是雪白的馒头,而是颜色深暗的馒头,融合着红、黄、黑、紫四种颜色。馒头形状分为两种,圆形的是无糖的,半月形的则是红砂糖馒头。当地人更喜食糖馒头,咬一口,口齿生香,眼角含笑。

## 百里不同俗,此龙非彼龙

《节庆里的故乡》里记述的节庆年俗,除了我们熟悉的,还有些则是八公分村特有的。比如:舞龙灯,耍狮子,在南北方的年俗活动中都是重头戏。但此狮子非彼狮子,龙灯与龙灯也不一样。八公分村村民舞的龙灯是香火龙,是流行于郴州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

《节庆里的故乡》

遗产项目。扎龙灯重在扎龙头,黄孝纪的父亲就深谙此道。龙头分两种,一种叫宝珠龙,一种叫瓜勺龙。扎宝珠龙时,大家先用梳理干净的稻草,扎出一个个蒜头状的“宝珠”,而后,将二

三十个稻草“宝珠”组合绑扎,渐渐形成了龙头、龙角、龙眼、龙须……瓜勺龙不如宝珠龙做工精细漂亮神气,龙的上下两颗由稻草编扎成大瓜勺状,嘴巴张得大大的。几名大汉挥舞着点燃的香火龙走街串巷,上下翻腾,火星四溅,煞是好看。舞龙与耍狮子都有新春祈福的寓意。耍狮子也分为两种,一种是耍单狮子,人数较少,大约六七个人,以表演武术为主。另一种是耍双狮子,狮子头由樟木雕刻而成,不仅表演者人数众多,还配有器乐表演,庄重典雅,颇具仪式感。耍狮子通常会与演故事融为一体,边耍边演,颇受乡亲们喜爱。

此外,八公分村独特的民俗还包括祈雷、祈鸟。祈雷其实就是祈雨。正月二十五是湘南的祈雷节,此时乡间备耕在即,勤劳的人们祈祷第一声春雷响起,甘霖从天而降。春雷响了,意味着池塘满了,山溪满了,农事也将随着雷声的到来准时运行。在祈雷节里,家家户户都会做油菜甘沫,也就是油菜稀饭,敬雷公。有些

人家也会做算盘珠子大小的米粑与油菜甘沫一起煮,既是迎接雷公爷爷的供品,也是当天各家的主食。祈鸟则是祈愿鸟儿远离庄稼。为了与鸟类和谐相处,当地人创造出一个祈鸟节。二月初一,乡亲们会蒸一种叫作饺粑的美食,供鸟群享用。由于掺了黄栀子水,饺粑颜色鲜艳呈金黄色。每一块都大如铜锣,为了便于鸟儿啄食,当地人将饺粑切成小块拴在小竹枝上,遍插于田埂,一边插竹枝,一边嘴里不停地念叨:“鸟公,鸟婆,不要啄我的菜,不要啄我的禾,来吃我的饺粑呀。”无论是祈雷,还是祈鸟,都体现出湘南地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状态。有些节俗,是当地人根据生产生活需要原创的。

## 八公分村不再难以辨认

八公分村所在的湖南郴州地区,历史文化遗产丰厚,昆曲、湘剧、花灯戏多个项目入选了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不过,黄孝纪并未在书中逐项讲解非遗项目,而是将节庆民俗化为与每一位乡亲息息相关的琐碎生活,进行白描。

《节庆里的故乡》始终以情载物,以物寄情。跟随作者的叙事走向,不难发现,始终有一条思乡情感线索贯穿其中。当你轻轻吟起这一条乡情的脉络,就会发现,生长在脉络上的不仅是传统文化细细密密的枝枝叶叶,而是传统文化对于乡土本身乃至乡土文学的影响,借由《节庆里的故乡》字字句句,开枝散叶。

8年间,黄孝纪写出《瓦檐下的旧器物》《一个村庄的食单》《故园农事》等6部和故乡有关的作品。他一再回望故土,引领着天南地北的读者,一同走进那个深藏于湘南一隅,吞吐着湘文化给养,蕴藏着民间文化宝藏的八公分村。在作者笔下,这些交织着苦涩与欢愉、艰辛与希望的节庆习俗,让八公分村不再难以辨认。

日本人体物之精细,我素来佩服,文学家志贺直哉、谷崎润一郎且不说,最近看了日本染织大师志村福美的三本书:《一生一色》《我的小裂帖》《奏响色彩》,那文字感觉之细腻也让我惊艳。

志村福美的母亲受日本民艺大师柳宗悦影响,年轻时致力于复兴日本的植物染织业,却因家庭负累而中辍。寄养他处的志村福美,30岁得知了自己的身世,决定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。靠植物染织来养育两个孩子,确实不智。“母亲一度坚决反对,不惜把我撵走,也是出于对这条路深深的忧虑”。但志村福美还是坚持这一选择。

可要织出“母亲看得入眼的和服”谈何容易?母亲是那种“饭吃到一半,会因为被夕阳吸引而丢下碗筷,拉着孩子在野地里奔跑”的人,她身上的和服总是不周正,略显稚拙,但内敛而不失洒脱,雅致且清气动人。母亲常教诲:你对和服理解得还不够,修炼不到家。志村福美心服口服。

皇天不负有心人,10年后,终于有人看到了志村福美染织的和服,留下一句让她神往的评价:“这样的和服,只有呼吸过明治空气的人才能做出。”她感慨:“我的身体里好像活着明治出生的母亲,她对织物那股炙热的执念,像不灭的火种,如今又在我身体里燃烧。”这话太漂亮了!新疆作家李娟也写过类似句子——“我一口一口吃着眼下这一大盆用豆瓣酱煮的青菜叶。恍惚感到,外婆死后,她有一部分回到了我妈身上。或者外婆死了,我妈最坚硬的一部分也跟着死了。”

要染织出“母亲看得入眼的和服”,除了“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情念”外,还有哪些密码呢?

志村福美认同歌德说的“色彩是光的业绩,也是苦难”,且浪漫诠释——“色彩是光在世间的种种遭遇下,所呈现的不同表情。”象征生命之源的太阳的光照,能为大地披上绚烂色彩,也会在遭受意想不到的阻碍时,化作阴影、铅云,抵达暗夜。会为矿石染色,也会在草木的根中寄居。“我们以草木染色,不过是参与了大自然的一次呼吸。”

在志村福美眼中,植物的颜色宛如人的万种风情。“红花是清纯的少女之色,是桃花之色;至于蓝,则更近妻子、母亲的颜色,扎根于大地,护守着周围。”她对灰色的体认尤其深刻,灰色是所有植物染料的基本色调。“粒子相碰撞,让所有色彩蒙上一层灰色的纱幕,这就是为什么植物染的色彩总给人以沉静之感,灰色便是那影子,是带来蕴藉与温存的部分。”

更让人钦佩的是,志村福美“在优雅而微妙的配色里,贯通着一颗对自然谦逊而坦诚的心”(川端康成语)。她发现美丽的樱色并非染自花瓣,而是从粗枝糙皮得到的。“在迎春的寒雪之季,櫻树的整个枝干都为花期做着准备,能量便充盈全身。”用这样的櫻树枝煮来染色,櫻色极美,且透着櫻花清幽的气韵。

这一发现颇类诗学大家顾随所言:“一切世法皆是诗法。诗法离开世法站不住。人在社会上要不踩泥、不吃苦、不流汗,不成。此种诗人即使不讨厌也是豆芽菜诗人。粪土中生长的才能开花结果,否则是空虚而已。”

无独有偶,1964年,唐君毅写信反驳胡兰成:“以清谈与禅所自生之姻缘观之,若无汉人注《老》注《易》之辛勤,则亦无清谈者言《老》言《易》之洒脱。”唐先生也以花、枝为喻,“植物之花最美,而植物亦须先长枝干与叶。最后乃生花,而花又远较枝叶等易凋谢。”并得出结论“是知自然界之大法,原是先粗后精、先恶后美”。

好一个“精美本出于粗恶!”这是志村福美发现的颜色密码,是“颜色之道”,或许也是人生的“修行之道”吧。

## 从在意“附近”开始

赵亮

过去,乡绅是要写地方志的,他的舅舅是一位典型的乡绅式人物,对温州当地的历史、习俗、小吃等都有清晰的了解,能做出条分缕析的表达,这些描述不是大而空的理论,是将自己身边真实的生活描述清楚。这里提到的乡绅,当然并不是特指这样一个社会群体,而是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,或者说一种能力,是现在大多数年轻人越来越漠视和丧失的一种能力。乡绅的兴趣和关怀正是从“地”里面生长出来的,这种对身边人,对身边生活的好奇和不断追问,这种非常细致的观察,就是乐趣本身,这也应该是人文教育的起点。它甚至具有安身立命的意义,会让你感觉生活本身更有趣,不会被外在的镜像所迷惑,也避免了一种悬浮的状态。用乡绅式的视角从自己的位置出发,去观察,去沉淀,才能把事情说清楚,久而久之,乡绅式的观察者和思考者会慢慢沉淀出一种底色,那就是用尽量温和甚至用淡淡的幽默感先把事情描述清楚,而不是急于直接去做判断,这也是我在项飚身上感受到的一种个人气质。

## 知识分子要接地气

在两年前的那场《十三邀》访谈中,项飚提出“附近”的消失,瞬间击中了无数的年轻人。我们宁愿去关心世界大事,关心世界大学的排名,也不愿搞清楚父母的工作究竟是在做什么,不愿搞清楚周边的街道和建筑,不愿搞清楚自己所处的社区在这个城市中地理和人文上的意义。更糟糕的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对“附近”的漠视会有什么损失和不妥,想找周边吃饭或娱乐的地方,上点评网站一搜即刻搞定,“附近”更多地成为在互联网上搜索的一个概念或符号。

项飚认为,现代人失去了对“附近”的兴趣和欲望,总想着去超越,把“附近”当成了要超越、逃离和抛弃的对象,在这本书里,他提出一种乡绅式的生活和思考方式。乡绅式的生活方式是对“附近”的在意。在

出遵从本性、直接性这两个关键词,以及深刻性与在地性、距离感与切入性, on 与 about 这三对关系。

遵从本性,指能够对事情本身产生很大的兴趣和热情,不需要外在的回报来刺激。我们的家庭和学校教育往往只强调执着和专注,不太强调遵从本性。但是做学术真的需要一种持续性的热情。所以,要有遵从本性的意识,不要光想着去取悦,不要让自己成为机械的一部分。

在项飚看来,关于学术研究的直接性包括三个方面:首先,直接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内容,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容,直接就会沦为粗俗。他列举了约翰·列侬、鲍勃·迪伦的例子,他们写的东西都很直接,但都非常有革命性、力量感。同时在内容上一定要有丰富的积累,能讲清楚其内部机理,而不是只有总体判断。其次,是情绪上碰撞,有冲击力,是由内而外的喷发。最后,是直白,把内在的感觉快快地表达出来,这其实不容易,需要很高的造诣。

他说,在牛津,写作和聊天如果用大词,会被认为是一件粗俗的没有品位的事,最高层次的学术其实是说大白话,有水平的人应该用很小的词讲很深刻的道理。

深刻性与在地性是说理解世界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,抓住与当下生活的切近性,需要你在事实里“泡”着,对事实理解得透,抓得准,不断拷问,讲出来的东西才深刻。他说,今天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知识分

子不接地气,不能从非常具体的生存状态出发,讲的东西都比较无机、缥缈。知识分子的出发点必须是当下的困惑,必须是最新的变化,不要问:孔子当时说的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用,而是要问:如果孔子活在今天,掌握了所有的信息,像他这样的思考者,他问的问题是什么。

关于距离感与切入性的辩证关系,他一方面强调不断进入、切入,对问题的关注程度,对事实的熟悉程度,这些都不能有距离感,越近越好,要让自己融进去。另一方面,在分析问题的时候,要有登上山丘看到平原的心态,这样才会比较客观、灵活、全面。

英文中的 on 与 about 都是“关于”的意思,但细分起来,做什么研究,这是 on,而 about 是另外一回事,它是一种问题意识,要把其中的矛盾和问题拎出来,谈得深、推得广。他说,有些学术会议没意思的地方就是因为听不出这个 about。

“知识领袖已经撤退了,不再提供什么示范和指导,大家也不再讨论这些抽象的问题,更实际的算计取而代之。”面对吴瑞的困惑,项飚说,“我觉得有一个诚实的自我,一个诚实而畏缩的自我,还是要比一个虚伪高大的自我好得多得多。”一个社会研究者,一定是思想工具的孵化器,我们借助这些工具来思考、探索,以更好地厘清自我、理解他人、认识世界,这也是我们与这本书相遇的最大意义。